

初聞佛法八載楞嚴

智海摘錄於影塵回憶錄

我離開宣講堂之後，開了個藥舖，一方面行醫，一方面看善書，後來又研究佛經。當時有一位劉文化，和我很要好，也和我一樣信一些外道。他好參方，他曾經參過海城牛頭山性亮老和尚，那位老和尚在南方參學過十餘年，歸依弟子很多，修行很好。劉文化見了那位老和尚，把自己信外道的情形一說，老和尚心直口快的對他說：你所說的



都是外道，和佛法背道而馳，都不究竟！你用這麼大的工夫學外道，為何不學佛法呢？劉文化信外道，他根本也不懂甚麼是外道，甚麼是佛法，認為都是一件事。他當時對性老和尚說：我每天念金剛經，這還不成嗎？老和尚說：念金剛經固然可以，你能夠再聽聽講，明白裏邊的道理更好。劉文化又問：那裏有這大善和識？修行人，能講經，我可以去聽嗎？性老和尚說：你可以到北京嘉興寺去參學，那裡有達天老人著的楞嚴指掌，法華指掌，這兩部經對修行上很關重要。同時性老和尚又把佛法與外道不同處，大致為他一說，他很歡喜的就走了。回來之後，他把參訪性亮老和尚的經過，給我們大家一說，他說我們以前所信的，都是外道，都不究竟，原先那條路走錯了。唯有佛法最究竟，現在我們應當回頭另走正路，研究佛法。那時候我們大夥聽他一說，都很歡喜！於是大夥給他湊一百塊

現大洋，讓他到北京去請經，這是我最初聞到佛法的開始。

宣統二年，即一九一零年，劉文化到北京去請經，在嘉興寺共住一個多月，方丈文成和尚對他很好。還有個老和尚對他說：開慧的楞嚴，成佛的法華！這兩句話，對劉文化的信心，就更加堅固了。他像唐僧取經似的回來了，大夥都很歡喜！從他由北京請了楞嚴經之後，我們大夥，沒事就看，得工夫就研究，可是裏邊有些很生澀的句子，還有一些名詞，看幾遍也不懂。繼續再往下看，還是不懂！那時候因為附近沒有知道佛法的，也無從去請問。後來營口西邊，有個西大廟，那裡有一位老和尚，我們都到那裡去請問，他說：經還能講嗎？我只聽說有念經的，沒聽說有講經的。原來這位老和尚，和我們程度差不多，聽他說這話，真像一個笑話！我們依然還是沒辦法，就還是繼續往下看，不懂，繼續又看了七八年，對於經的正文都熟悉了，

然而所領會的意思，都不甚徹底，究竟也不明白經的宗旨在何處。向來劉文化比我們都心誠，看不懂就在佛前磕頭，求智慧，晝夜的這樣幹！佛法這件事情，只要你有誠心，能長久的行，把一切執著看得開放得下，也不是很難。劉文化看楞嚴經，往往的在佛前求，他果然得到一種靈驗！

有一天他在藥舖裏看楞嚴經，在他對面坐著一位給藥舖管賬的先生，叫黃聘之，正在低著頭寫賬，劉文化看經像入定一樣，心裏豁然開朗，眼看在亮光裏，現出一種境界來：有山河大地，樓閣宮殿，周匝欄楯，清瑩澄徹，儼如琉璃世界一般；還有一些天龍八部，手裏拿著寶杵，在虛空中。自己住的這個世界，完全看不見了！劉文化覺得很納悶兒，很奇怪！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忽然來了兩個鬼，而且這兩個鬼與劉文化又認識。原來這兩個鬼，在世的時候，和劉文化都不錯，後來因為地打官司，他兩個因為打輸之後，就氣死了。劉文化雖

然官司打贏，可是為爭一點兒地，氣死兩個人，自己想想沒意思，很後悔！於是把家庭交給他弟弟管理，自己出門訪道尋師，開始禁絕酒色財氣。因為禁色的緣故，夫妻之間失和，他女人又氣死了，女人一死，還有一個小姑娘，也隨著死了。自此以後，劉文化覺得更傷心！又沒什麼事，就天天住在我那個藥舖裏，一心看楞嚴經。現在既然遇到一種境界，又看見來了兩個鬼，不但沒有生氣，而且來到劉文化跟前，還跪下來了。這時劉文化有點兒害怕的樣子，就問：你們來有甚麼事？兩個鬼說：請你慈悲！我們來求你超度我們。劉文化想：既是要我超度他，必定不要我償命了。可是他又對那兩個鬼說：我自己還沒解脫，怎麼能超度你呢？那兩個鬼，又哀求的說：唉！只要你能答應一句，我們踏著你的肩，就可以升天了。劉文化想：既然不要我償命，我答應一句，還能升天，這何樂而不為呢？就順口答應了一句，好吧！兩個鬼走過去，踏著他

的肩膀，一齊都飄然升天去了。不一會他死的那個女人，懷裏抱一個小閨女也來了。她來到跟前很歡喜，把那個小姑娘往地下一扔，就磕頭求度，劉文化答應了一句，他女人和他那個小孩，也踏著肩膀升天了。劉文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忽然他過去的父母也來了，見了他很歡喜的，並沒跪下，彼此說了幾句話，也踏著他的肩膀升天去了。

對於這些境界，劉文化看得明明白白，所說的話，也記得很清楚，究竟也不知道是如何一回事。正在這樣思量之間，忽然境界不現了。後來他把這些事情，都清清楚楚的私自告訴我，始終也沒再告訴別人。因此我天天研究楞



嚴經的心，也就益發的
堅固了。